



苍松与山花

(外一则)

◆ 杨学洪(宁夏灵武)

在一座山上
人们惊叹苍松摇动了白云
争先把自己最美的一瞬间
与它们一起定格下来

我在寻找
山路边默默开放的花朵
它们把自己的身躯矮下来
尽管叶片稀少,花朵不大
还是会在路边
把自己最美的笑脸呈现出来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与它们相遇
风毛菊、飞廉、小红菊
长柱沙参、岩败酱、飞鸽蓝盆花
失水的身体很沧桑
但是没有错过春天
用自己的色彩点缀着世界
你看不看我
我就在这里芬芳

十月

大雁开始擦洗蓝色的天空
水稻刚迈进十月的门槛
就放下了所有

越来越瘦的秋雨
开始在十月里洗去秋天斑斓的色彩
一只麻雀,黎明出发
田野里抢吃草籽

赶在下场秋雨到来前
我们要摘掉枣树上的火焰
所有的忙碌不是为了救赎
而是为了收获秋天的果实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李瑞宏(宁夏银川)

最好的陪伴

一天下午,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谈及孩子的教育便声泪俱下,显得焦虑又无奈。我静静地听着,自己也很茫然。我们都是这样茫然无措地为人父母,又自以为是地教育孩子。这些年过去了,我发现是孩子成就了我、成全了我,而我只是陪着他。

刚毕业那会,我看见身边的每个孩子,都觉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等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一个个脆弱的小生命,需要经历多少磕磕碰碰才能站起来、自己走下去。我们总强调父母的辛劳和无私,但忘了孩子成长的过程同样不易。每一个孩子从第一声啼哭开始,就要面对复杂而残酷的世界,只能没有选择地依赖父母。我们何其有幸遇见了自己的孩子,

遇见完全信任我们、无条件将一切交给我们的孩子,这难道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最仁慈的礼物吗?

我们总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俯视孩子,要求他们尽快完成成长目标,催促孩子,拉着拽着,让孩子走我们设计好的路线。我们总认为是为了孩子好,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我们怎能确定我们给孩子设计好的路线,就是孩子想走的路线?

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惶惶不安地发现,其实能掌控的就是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讲得非常透彻,“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

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我们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尽到“树”人者的本分,“勿动勿虑”,静待开花结果,而不是“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往往是过度的“劳累”,换来了对孩子过度的伤害。终有一天,我们要目送孩子离开,目送他们远去的背影。让孩子早一点走自己的路,也许这才是真正为他们好。

虽说要让草成为草、让花成为花、让树成为树,但又有几儿人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孩子的平凡甚至平庸? 我们需要强大的心力,无条件地面对、接受,拥抱孩子们。因为,来

自父母无条件的爱,才是抵御凉薄世界最温暖的铠甲。

回首有限的人生,我们也是如此普通,过着如此平常的日子。为什么不允许孩子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 既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个世界是无常的,那么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来应对无常的人生,也没什么不妥。

今夜,窗外寒风凛冽,室内温度也很低。我蜷缩在被子里面,写下这段文字。小书房里,我的孩子安静地写作业,等下也会玩耍,也会折腾手机,不出意外,我也会让他早点休息。总之,此刻我们能和孩子互相陪伴、互相温暖,这已经是上天的眷顾了,我们不能太贪心。

月洗尘心

黎月香(江西武宁)

秋夜,我正读着一本艰涩的书,灯光“啪”地一声灭了,世界陡然陷入一片陌生的寂静。初时是一阵烦躁,那杯茶才沏到一半,书也正读到关键处。我摸索着找到窗边,只见对面楼宇同样隐入黑暗,原是片区停电。

回到桌前,眼睛已渐渐适应了昏暗。这才发现满室清辉,原是窗外的月光不知何时已悄然潜入。它不像往日里那般羞怯,而是从容不迫地漫溢着,为书架铺上银霜,给藤椅描出淡影。我索性推开窗,让完整的秋色涌进来。

月光是有点感的。它流淌过肌肤时带着溪水般的沁凉,却又比溪水更温柔。日间积攒的燥热,无论是会议上的争执还是屏幕前的眩晕,竟都在这清辉的抚触下渐渐沉淀。我伸出双手,看月光在指缝间游走,恰似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沐浴。

远处传来零星的虫鸣,平日里被空调声掩盖,此刻却清晰得像在耳畔低语。风走过树梢的声音也变得具体,那是叶片在月光下摩擦的沙沙响动。最奇妙的是心跳声,它不知何时放缓了节奏,连肩颈处僵硬的酸痛,也不知何时悄然松绑,与秋夜的呼吸渐渐合拍。原来寂静不是无声,而是褪去喧嚣后,生命本真的声音。

思绪恍若在水中缓缓舒展的茶叶。白天那些纠缠我的念头,比如未完成的工作和将不清的人情,渐渐松开了紧握的手,在月光中轻轻悬浮。它们依然存在,却不再沉重。白日里紧绷的表情化作了柔和的轮廓,尘世喧嚣沉淀为遥远的背景音。那些针尖般刺人的烦恼,也在月光中慢慢晕染,变得如同棉絮般柔软。

待月光将表面的尘埃一一拂去,心底的纹路便清晰可见。年华流逝的涟漪在荡漾,未竟梦想的星火在闪烁,这些平日里深藏的情绪,都坦然映照在月光里,无所遁形。但是,月光并不审视,它宛若知己的目光,静静地照见全部的你,然后轻声说:“这也没什么”。

月光浣洗的并非尘世的污垢,而是我们看待世界时那面蒙尘的镜子,它让我们有机会在暗处与自己坦诚相见。手边的茶早已凉透,书页上的字迹也模糊不清,我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明。

不知过了多久,对面的楼宇次第亮起灯火。我却没有立即开灯,而是静静看着月光优雅地退场。它先是淡去家具上的银边,然后收回窗棂上的轻纱,最后只在天边留下一抹温柔的注视。

重新沏了杯茶,电来了,世界重回喧嚣。那喧嚣依旧,却仿佛隔了一层透明的薄膜,再也侵扰不了心底那片被月光浣洗过的清明。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同。往后的每个夜晚,即便灯火通明,心里总会为月光留一扇窗。

生 | 活 | 广 | 记

补上的那一笔

周雅琪(福建厦门)

手腕,细细勾勒着最后几缕江岸的烟霞。只差几笔,那片空灵的江面就要活起来了。

就在这时,隔壁的男生迫不及待地离开座位上交作品,带翻了我桌角的砚台。

刹那间,漆黑的墨汁像一匹挣脱束缚的野马,猛地铺泻开来,不偏不倚,吞噬了画面上那片最精妙的江面。

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听不到任何声音。世界静了一秒,随即是男生惊慌失措的道歉声。我没有哭,也没有说话,只是死死盯着那片狼藉的、正在湮没一切的黑色。那黑色不仅污了我的画,更像要吞没我这个人。我的肩膀开始微微发抖,薄得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我身上,那是一种能灼伤人的怜悯。

就在这时,一直默默站在我们身后的张老师,不紧不慢地踱了过来。他是名快退休的老头儿,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他俯身看了看那张“废墟”,只轻轻“唔”了一声。随即,拿起我的笔,在旁边的色碟里略一调弄,便蘸了一种更深、更醇的墨,毫不犹

豫地落在那片狼藉之上。

四周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的笔在那片墨渍上走走停停,时而皴擦,时而点染。他没有试图掩盖那片黑色,而是顺从泼洒的形状,将它化为了画的一部分。不过寥寥数笔,一座墨色浑厚的远山竟拔地而起,恰恰补在了原先空灵的江面之上。

张老师画完,放下笔,用他惯常的、慢悠悠的语调说:“挺好。原先这里,太空了,正缺一座压得住的山。”

那一刻,紧绷的空气仿佛冰裂开,泄下一道金灿灿的阳光。我怔怔地看着画,又看看张老师,眼圈先是红了,随即,嘴角却慢慢地勾起一个极浅的弧度。那不仅是得救的感激,更像是一种了悟——原来遗憾可以变成馈赠,意外可以成就完整。

张老师补上的,不只是一座山,他教会了当时那个不知所措的女孩: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修复,并非将失误当作耻辱竭力抹去,而是用足够的智慧与胸襟,将它接纳为底色,在其上,另起一座峥嵘的山川。

真 | 情 | 留 | 露

一碗有情怀的面

姜奕婷(宁夏银川)

来。店面不大,只摆着六七张桌子,收拾得倒也干净。有两个吃面的人正和老板闲聊,一听便是常客。丈夫径直走向柜台:“一碗肉丝面,一碗炒刀削。”

我找靠窗的座位坐下,目光落在墙面的菜单上——印着宋体字的简单菜单,主打的就是肉丝面。看着看着,我的心里莫名泛起涟漪,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记忆的闸门被撬开一道缝,二十多年前在西夏区的日子,忽然就涌了上来。

那时我们刚工作不久,附近有个开在旧院子里的面馆,只做肉丝面。它不按大小碗卖,而是论“两”,最少二两面,大多数人要三两,食量大的可以加到半斤。店面藏在巷子深处,很不好找,生意却非常好,来的大都是熟客。

那位老板说一口地道响亮的北京话。“瘦肉丝汤面二两——”“五花肉丝炒削面四两——”他朝厨房喊单时,尾音总是扬起来,圆润响亮,像是在空中打了个旋,然后稳稳地落进每个食客的耳中。囊中羞涩的年代,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就是最好的慰藉。有时去晚了,老板会笑着招呼:“您稍等几分钟,面马上就得!”然后,热情地和我们聊聊天。

后来,我们把家安在了金凤区,单位也从西夏区搬走。不知从何时起,就再也没去过那家店了。听说那片老房子拆迁了,面馆也无处可寻。岁月匆忙,很多记忆都被尘封起来,连同那碗面的味道。

“面来喽——”老板的吆喝声打断了我的思绪。